欽定清涼山志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五

方外上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五

謹按五臺靈境昔爲黃冠棲止之區自摩騰法蘭馱經白馬道教成灰而印度光徵實五頂傳衣之祖顯晦固自有時耶元魏以還緇流雲集振幢法苑躡雪禪林或久居以住持或暫遊而寄蹟其梵行高卓名徹遠邇者代不數人臣等謹就釋典所稱舊志所錄詳加甄輯爲方外一卷至我

朝達喇嘛二人掛錫繙經傳承

恩眷爰采掇大略繼蹤前軌焉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五

方外上

漢時中印度有摩騰法蘭二尊者以天眼觀震旦有大乘根器緣會已熟并觀五臺文殊所居而聖教未至知歸者少遂賫釋迦文佛畫像並四十二章經將東適震旦時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夜夢金人身高丈餘赫奕如日來詣殿廷旦令占之傅毅對曰臣覽周書異紀云西方有大聖人出其沒千載教當及此今陛下所夢無

乃是平帝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至月氏遇二
尊者延請東還於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
陽以經像上帝帝披氎覩像果與夢符帝以預
夢告騰蘭對曰此如來以大法囑累於陛下願
陛下勉之帝問法王出世何以教不及此對曰
聖人應必以時形必以感彼土乃大千世界之
中羣靈並集根器先熟他機未感故佛不應譬
之池澄而月皎否則晦矣豈月之咎哉况教化
所及各有遲速亦隨其宜也帝問此土豈無聖

入居化耶對曰此土有五臺山者乃文殊大士所居攝化無量天龍鬼神然非戒定澄神者莫能覩也至次年春禮清涼山回奏請鼎建伽藍復言山形宛同印度靈鷲山寺宜即用爲名帝以始信化緣加大孚靈鷲寺孚即信也仍度僧數十居之先是此山皆黄冠所居佛化既至異道無光十四年正月五臺道士白鹿等與五嶽道士褚善信等謀奏帝焚經以辨眞僞帝許之於十五日帝幸白馬寺道士立壇設祭集七十

二子書於壇中騰以佛舍利經像置於壇西齋訖道士執香炬遶壇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佛教亂夏正道失蹤元風墜緒臣等敢置經臺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眞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失色時佛經像烈火不燒舍利光明旋空成蓋摩騰法蘭踊身虛空現十八變爲帝說偈曰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邱無嵩嶽榮法雲垂法界法雨潤羣萌顯通希有

事處處化羣生事畢卽旋印度焉唐太宗登焚
經臺賦詩曰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
徊青牛漫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度來確定是
非憑烈燄要分眞僞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籍
吹盡當年道教灰
魏熙平初懸甕山沙門靈辨者頂戴華嚴日夜
行道於五頂之間足破血流曾無少怠如是三
載精勤如初一夕松下坐忽爾心光凝湛見異
比邱摩其頂曰子勤苦且久當以信心入三摩

地矣自是若夢忽醒一切文字觸目氷釋造論一百卷以釋華嚴孝明帝請於式乾殿敷揚奥旨宰輔重臣皆北面而聽後終於淸凉

高齊僧祥雲者并州周氏子童年依本州僧統靈詢披剃欲觀其宿習開經藏任其探取乃得涅槃經讀之不期年一部成誦日持一遍以爲常及聞淸凉靈境負經往遊棲止大孚寺一日見數官服者光明俊偉至雲前拜起曰弟子方潔吾居願神足降重行道七日以叨福庇師即

隨行北趣數里忽雲霧晦冥俄頃雲開眼界非常前入大宅庭宇甚嚴富麗無並雲乃升堂坐而問曰公等何官鉅富乃爾其人對曰我山神也慕師道行故特奉扳所進食饌味非世有行道七日圓滿神具珍奇爲贈雲固郤不受神請所需師云貧道德業未成所患壽命不長修持不終如檀越不棄貽我靈藥以永殘齡固所願也神許之取藥一莖色白如玉以貽師餌之遂獲登仙還經詢所禮謝不知所終

隋釋合休河南人樂尋聖蹟遍歷名山始至臺山志求神悟經行林間值一異僧師叩啟曰某聞文殊大士住五臺山今已徧求了無所見願師導我僧曰汝安能無所見乎汝蓄有見是以不見汝之無見是亦見耳若果無見是名眞見文殊汝舉足時踏破文殊面門擡手處搦着文殊鼻孔有甚迴避處而云不見耶休曰然則山河草木盡是文殊乎僧曰若道山河是者是二文殊若云非者則爲妄語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休聞有省稽首再告曰奈某有痼疾道業無成
大德其能療之乎僧曰無心之草名薝蔔汝當
服之服之既久薝蔔即汝汝即薝蔔是疾可差
休因遍採巖谷求草不得即自悟曰非服草也
使我空心滅煩惱也且夫我身一薝蔔也萬物
一薝蔔也幻相似有其體本空由是頓了心法
脫然無繫至開皇二十一年端坐而逝春秋七
十有二
唐釋竅基俗姓尉遲父敬宗任松州都督伯父

郎鄂國公敬德也基童年依元奘法師披剃承
徽甲寅年十七帝特旨度爲大僧入慈恩寺參
譯一切經論過目成誦義亦能解從奘師受瑜
伽唯識宗旨著論百部號百本論師天性尚侈
每出載經書食饌盈三車時呼之曰三車法師
南山律師嚴持戒品細行唯謹見基侈態遂薄
之南公常有天神送供基訪南坐過午天供不
至基去乃至南訝而問之天神曰適有大乘菩
薩在此翊衛甚嚴故不能入南聞之始駭而禮

焉永隆中基遊臺山樓托一載奉召旋京將行有異僧出林間止之曰法師報緣將盡何不就終於此而欲他行基曰吾宿緣在彼異僧曰師善去明年來會基遂行傍僧疑而問異僧對曰窺基法師彌勒弟子也異僧隱入林中而沒基至長安明年永淳改元將順世告其徒曰十方剎海遊戲之塲兜率故苑吾將歸矣言訖而蛻壽五十有一御製像讃而傷悼焉

唐道宣律師者吏部尚書錢申之子母夢月輪

貫懷而孕生而好禮正視聽肅容儀其天性也少事習誦長扣元關講師宗匠無遠不參常遊清涼至中臺夜方禪寂有天童子侍於右師問曰子何人也答曰我名元暢乃天人也奉天帝命巡遊聖境聞師届此故來相候師曰準華嚴說此山乃文殊住處今見邱陵草樹宛是凡居聖人境界果何有耶天童答曰聖境豈容凡測我凡夫也師二乘也若以有思惟心求不思議境則紿矣師豈不聞一法無異三人殊見者乎

蓋隨其業報致所見各異耳若某所見清涼山則碧琉璃色諸臺麓皆雜寶林光明煥發日夜無間而苦薩住處非我所及知也言訖而隱乾封二年冬律師入滅於長安西明穆宗爲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䰟歸依獄神奉侍聲䨱五天辭驚萬古金烏西沉慧日東舉稽首皈依肇律宗主

唐清凉國師諱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元宗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

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瞬天寶七年出家肅宗至德二年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釋華嚴初受具時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彩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遙禀賢首國師華嚴圓旨代宗三年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爲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駐錫大

華嚴寺即今大顯通寺覃思華嚴棲身佛境心體眞如
並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
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德宗
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見金容
光相因以手捧光吞之旣覺而喜以爲獲光明
遍照之徵自是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
嚴爲四科理無不包師復慨舊疏未盡經旨惟
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
而文成又爲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

手鏡一百卷貞元十二年上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師入京特旨同罽賓般若三藏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筴帝親預譯壇師承旨翻宣旣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賜師紫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請述正要一卷又爲南康王韋臯著法界觀元鏡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授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拾遺白居易請製七

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靈
遂等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脈三
十餘部十五年受鎮國大師號四月帝誕節勅
有司備儀輦迎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復勅有
司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淸涼國
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師將示寂謂其徒海岸
等曰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辯僞勿迷陷邪心勿
牢固鬬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
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眞離元微

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辜我矣言訖而寂師生歷九朝爲七帝師九朝者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七帝者自代宗以下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後人尊爲華嚴六祖文宗命奉全身塔於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奏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咒力止而問之答曰北印土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啟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闍維得舍利光明瑩澈舌如

紅蓮建塔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勅撰塔銘碑記文宗御製讚曰朕觀法界曠闃無垠應緣成事允用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啟門奄有法界我祖聿尊教融海嶽恩廓乾坤首相二蹟拔擢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西海光凝九州度溢散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請益仍師巨休保余遐歷爰抒顓毫式揚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日虛秋清風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高儀煥乎精舍

唐豐千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淸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厨中有苦行曰寒山拾得二人執爨役而終日晤語人潛聽之都不解時皆以爲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水壺無影象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請師更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麽一日師謂寒山拾得曰若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

同流對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甚麽師曰我去禮文殊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老人曰豈有二文殊耶師作禮起忽然不見遂遊五頂遍歷巖阿將三載還南適閭邱允出牧丹邱將議巾車忽患頭痛醫不能愈師造之曰貧道特來謁使君閭邱卽告之病師乃索淨水咒而噴之病斯須卽瘥閭邱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

文殊普賢閭邱曰二大士何在師曰天台國清寺寒山拾得是也閭邱蒞任後訪至國清問寺主豐干住處主僧道翹曰豐干舊居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復問寒山拾得今在何所翹曰厨中執役閭邱入豐干居惟見虎跡蹤横因問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舂穀供僧閒則諷詠閭邱遂入厨見寒山拾得圍爐語笑閭邱禮拜二人連聲咄叱而言曰豐干饒舌卽攜手出松門更不入寺師後亦歸示寂於天台

唐巨方者安陸曹氏子幼從明福朗公薙度徧探講肆初參河澤繼造北宗秀秀問曰子何來答曰清涼山秀曰如何是清涼境答曰白雲覆古頂秀曰白雲散後如何答曰不昧又問如何是鏡中人答曰一衲臥千峰不知天地老又問往後如何答曰一枝横出五葉芬芳秀領之遊化上黨座盈千衆後於五臺闡旨二十年而入滅度

唐秘魔和尚不知何許人受法印於江西馬祖

居五臺秘魔巖因以爲號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罕有酬其機者霍山通禪師來訪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掌曰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言已便回師以闡揚大法爲已任於諸世務漠然

不關後終于巖下

唐隱峰禪師姓鄧氏福建邵武人也幼若不慧

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大師門復來往石頭後
於馬祖言下契悟師在石頭時問曰如何得合
道去石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石頭
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一日石頭剗草次師
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向師面前剗一莖
草師曰和尚只剗得這個剗不得那個石頭提
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石頭曰汝只剗得
那個不解剗得這個師無言一日在馬祖位下
推土車大師展脚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

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足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的出來師便出于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到南泉值衆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着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淨瓶向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到溈山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入堂師見山來便作睡勢溈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去也山曰去時有何言句曰無山曰莫道無言

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住清凉唐元和中
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與官軍交鋒未決勝
負師曰吾當爲之解紛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
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鬬心頓息師既顯神
通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寂先
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
化者否曰有還有倒立而化者否曰未之見也
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衆舁就荼毘
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

亦依師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塔於北臺之頂

唐智通禪師亦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宗明日上堂曰昨宵大悟底僧出來師曰某甲在宗曰汝見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道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送與笠子師接戴頭上拂袖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

偈曰舉手攀南斗迴身依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唐仰山和尚遊五臺𠋣僧問和尚近日何往山曰五臺曰見文殊否曰見曰文殊向和尚道什麽山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唐法空隋末任雁門鷹擊郎將年四十以隋室荒亂生厭離想乃棄冠劍妻子獨詣清凉搆茆深谷草根木葉以爲食嘗誦華嚴惟心作佛之偈致力參究時寇盜交起府司追還繫禁乃正

念趺坐不語不食幾兩月守令以下莫不驚愕
因縱放之任其所往空至山居三十餘載禽獸
爲伍捐棄人事後有異僧授般若奧旨豁爾心
空將出世謂衆曰自被拘禁之後天機不動獲
遇明師遂能爍破虛空今世緣已盡吾將往矣
未幾而逝
唐光嶼金城韓氏子幼業儒有青雲之志嘗夢
神人曰子意干仕祿其志可鄙必求道果乃證
圓通嶼曰道將何之而可求曰五臺山者聖賢

所棲汝與斯地有緣宜速往焉嶼乃赴清凉眞容院出家因讀淨名至依義不依語遂探求訓詁稽訪大乘知華嚴爲圓極之宗卽終身奉持靡懈後還臺山頂戴華嚴五峰行道顯德七年冬示疾謂門弟子曰猶龍者厭乎大患如鳳者悲於逝川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弟子問曰四肢百骸既屬生滅如何是不生滅法嶼曰四肢百骸言訖而化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燒得舍利甚多

唐業方者解脫和尚法孫身長七尺五寸貌古神奇垂手過膝目有重瞳精勤白業日夜無怠師一日於中臺入定是日有人見在代州持鉢行乞太原信士數人造文殊像送山滹沱泛漲像不能渡師振錫前導水爲斷流衆人隨過水復湍激代宗元年於秘魔巖畔翹足而化州宰建塔瘗之一夕火光燭天明旦視之但見塔內燒痕了無一物唯異香數日乃歇

唐金光照瀝池李氏子年十三依寶雲靈粲師

披剃十九入洪陽山依迦葉和尚服勤三載衣不解帶寢不就席負舂植刈勞作居首一日問葉如何是出家當爲底事葉曰無爲是當爲底事曰無爲何用爲乎葉曰汝若不爲焉至無爲又問欲爲無爲作麼生爲葉曰豈不見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斯爲無爲之方也又問爲與無爲一耶異乎葉曰如金作器就金求之未嘗有器就器觀之器相宛然

金本非器而離金外無器可得金喻無爲器喻有爲夫金之與器一耶異乎是以經云於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壞滅有爲之相於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别無爲之性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佛常無應而無不應雖恒沙異名終實一會感應權殊隱顯同體照旣聞師法遂有沒齒山林之志聞清涼勝景忻然而歸適西北戎馬生郊道路艱阻師復入姑射山事超禪師接以微言豁然啟悟乃知三界一心了無别法代宗

二年方達五臺宿菩薩頂夜方禪寂見金色光自北臺飛下金色蓮花於中涌現諸化佛身坐蓮花上流五色光灌師頂化佛舒臂摩師頂曰善哉男子汝今善入金剛三昧汝從今去名金光照當以般若之水滌濯其心無以與途而生衆曰師卽問曰諸佛之身是有爲耶無爲乎爲有生耶無生乎化佛曰善男子諸佛之身離諸言說永絕心路如天火聚不容擬議更加分別盡屬戲論言巳而隱自此定起四威儀中常住

三昧壽七十有二而終焉

唐志遠汝南宗氏子幼孤事母以孝聞母能誦法華經志遠從傍聽之了了不忘母爲婚聘志固止曰某他時別有事在願勿以世網繫兒遂止年二十八母亡既葬即投耆宿出家事師尤謹衆中有難行之事以身先之後參南北二宗兼綜經論及聞臺山勝地有志歸焉遂結侶同遊棲華嚴小院大宏天台宗旨會昌四年告門人曰我生平無他善行但心口不相欺耳因得

二種現報既安覺安而今衰老覓個夢想心了不可得言訖而逝壽七十七僧臘四十八所著法華疏止觀釋義並行於世

唐無名渤海人高力士之族屬也幼年絕俗落髮臺山志慕上乘精求悟理心淵湛寂出語成文貪嗔不擾其神喜怒不形於色孜孜禪道年已垂老其志彌堅貞元二年沐浴更衣禮三寶畢示誨寺衆跏趺而逝其徒埋龕塚上每有神光夜發民疑金寶發而視之破龕靈骨如鉤鎖

瑩潤如玉其徒收而閣維建塔焉

唐智頵中山人也未詳姓氏依五臺善住院賢林披剃戒珠圓潔性天虛朗衣鉢之外一無所蓄久叅大通之禪兼閑教旨斂跡靈峰志存韜晦元和中衆請典僧事俛仰而從由是清規整肅綱維大振遠近依歸適清凉觀國師大疏成衆翹勤敦頵講演時國師猶無恙緣此義學星馳檀施雲委院僧圓義乃舊住之巨擘以頵久典院務必饒私蓄乃構造流言謗頵無所不至

顆聞不辨堅辭退休而已有神託景於義曰顆和尚乃千佛一數也爾敢恣謗若是可速求懺免沉惡趣義即大怖至旦詣顆頂禮冀釋愆尤旋感眉鬚墮落之報顆辭衆曰夢幻空花愚夫自縛曾不返照翻恨輪迴逐妄長迷是誰之咎遂入靜室一坐三日而化春秋七十七僧臘五十八

唐有取性者未詳其鄉里姓氏出家於五臺福聖院外相麤鄙內行莫測衣弊衲食衆殘無得

失之心絶是非之念謗而不怒譽而不嘉嘗有偈曰幽哉幽哉曼殊五臺百花春至元爲誰開

每見僧俗輒曰取性取性勿助勿正和爾思量共爾做夢入山操刀見蛇即斷之曰取性取性

刼戒弟子勿殺弟子詰其破戒師咄曰老僧取性何曾斬蛇後不知所終

王子燒身寺有必救都綱未詳生緣會掌僧務道行高卓神鬼欽畏古之清凉府即今五臺縣府伯王公有相夏夜獨坐於公廡之下忽見二

鬼使至前曰冥使差來追公赴對有相大駭謂使曰死者古今之常余不懼也但老親在堂藉薄祿以奉甘旨無弟兄可託若待父母百年我死無憾厚貽君以轉奏得否使者曰冥帝尊嚴某何敢奏達有臺山必救長老帝所畏事公往求之事必有濟有相夜趨救室救方禪寂相拜懇曰某郡伯也冥帝見追老親無依乞師解之救曰公能皈依三寶否能行十善否相曰唯命是聽救乃默然入定持念赴冥冥帝為延算十

年後更修福向善逾十二年而終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五

欽定清凉山志卷之十六

方外下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六

方外下

唐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時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湯叅南泉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麽師曰不見瑞像秖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

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
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
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
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
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
璃壇納戒仍還南泉後住趙州僧問久嚮趙州
石橋到來秖見畧彴師曰汝只見畧彴不見趙
州石橋僧曰如何是趙州石橋師曰過來過來
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答僧問如何是趙州

石橋師曰度驢度馬僧曰如何是畧彴師曰個

個度人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

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僧問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

衫重七斤師示衆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

裏不得老僧到潙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山云與我過床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

接人始得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師九遊五臺每到必經夏而返一日復將遊束裝次有僧作偈留之偈云是處青山是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搊住曰作麽生是正眼僧無對師負囊便行從此道化被於幽晉之間有僧遊五臺路逢一婆問曰臺山路向什麽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行婆撫掌曰又恁麽去也僧舉似師

師曰我爲汝勘之師便下山赴婆所問如前婆

如前對師不覷徑囘院謂僧曰山下婆子已爲

汝勘破了也一日節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

而問曰大王會否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

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師下禪床接之少間侍者問曰和尚見

大王來不下禪床今見將軍來爲甚却下禪床

師曰汝須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

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臨終寄拂子

與王公曰此是老僧生平用不盡底乾寧四年仲冬二日現脇而逝壽一百二十歲謚號眞際大師

唐太原孚上座蜀人也久住臺山名聞宇宙遊浙中登徑山於大佛殿前有僧問曰上座住五臺久乎師曰久矣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閩初至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何

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慶曰遠涉擔負不易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人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峯一日問師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峯曰如何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

退峯自此深器之一日元沙上問訊雪峯峯曰
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
勘過即下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
已相見了沙曰甚麽刼中相見師曰瞌睡作麽
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詰其故沙舉
前話峯曰汝着賊也師後同五臺藏修二十餘
年竟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將順世南
遊維揚尚書陳某供養經年一日謂陳曰來日
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尚書陳次日致齋集衆

延師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名尚
書陳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端坐脫去
唐誠慧靈邱李氏子其親無嗣禱於臺山者三
返而後感娠旣生秀拔不凡及長不願婚娶辭
親詣五臺眞容院從法順和尚披剃心澄秋月
行潔冰霜爲道之心食息靡間東臺東有毒龍
池龍常害物四十里內人畜不敢近師攜淨瓶
錫杖廬其側一旦暴風怒雷自池而出師呪之
龍卽入瓶風雷皆寢師繞瓶誦大乘經咒居七

日龍華毒心白光洞室師乃釋之乘風雲而去師嘗誦華嚴於李牛谷木葉草根爲常食於持誦時有五六儒服者來坐聽或持異花鮮果而獻師怪問之答曰某山神也蒙師法力無以爲報願充執侍焉師心不樂遂捨其處而他適未幾緇創聿成叢林莊宗同光元年帝聞師高行製書并紫衣賜之書云師鷲嶺名流雞園上哲精持護鵞之戒宏宣住鴈之談潛括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性苑覺花不染於情塵高蹈

雲峯棲心聖境況慈舟而濟溺持慧炬以照迷
五百龍王皆皈懿德十千聖衆盡繼高蹤爲萬
姓之甘霖作空門之標格朕方興景運大闡宗
風宜旌精行之名以奉無爲之教崇號廣法大
師兼賜紫金衣師固辭不受復降勅諭畧云再
遣內臣遠頒成命師號既旌於道行紫衣無爽
於受持久屬當人匪宜多讓師聞命卽囑累門
人吉祥而逝世壽八十謚曰法雨大師塔號慈
雲

唐道忍道超道信三人俱南陽人同發誓願求
生兜率忍以宏法利人爲事信居終南弊衣糲
食持頭陀行獨超秉質醇樸喜怒不形別無行
業坦率而已栖託五臺三十年足不出山一日
假寐見草衣童子顧超曰三子之功爾其先也
兜率在近子何昧耶超曰某生平雖有志願畧
無奇行安在其先耶童子曰以子久居淸凉冲
懷曠然無所執著故爲冠耳超曰以二子之精
勤亦得往生兜率乎答曰二子皆相繼而至但

品位在次矣及寤趍即盥沐禮佛更延三日而終塔於鷲嶺之北逾歲忽信二人聞風方至於塔前焚香散花哀號戀慕至夕忽見趍立於空際天衣飄緲以水沃二子身明日忽坐脫於華嚴寺後半載信方滅異香盈室俱葬於鷲嶺之北焉

宋慧悟者行唐李氏子纔學語即稱妙法蓮華其親異之捨令出家遂於五臺眞容院爲僧戒律精嚴儀容奇偉見者敬畏元祐初詔入內庭

應對稱旨賜以紫衣授僧正之職師力辭之孜
孜禪業朝夕罔懈崇寧改元復詔赴京苦辭不
獲行至佛道店師曰既逢佛道吾可歸矣乃屹
然而化上聞歎悼不已勅還龕本山建塔藏之
宋成覺代州張氏子幼依善住院和希大德受
業無何希受僧統加號慈懿大師住清涼寺覺
從諮決法要納具戒服勤三載希知其法器勉
令叅方報佛祖恩覺因徧謁明師聞明教嵩和
尚名卽往依焉朝夕砥礪咨決所疑廓然有得

一日辭歸五臺嵩曰吾道北矣至山而學者日盛法幢大樹四方緇白望若景星卿雲壽逾八十其謙光㬌引曾不少懈云

宋善慧者崞邑霍氏子母夢神人授珠有孕旣誕神彩岐嶷過目成誦幼欲出家父母强之娶三年無染父母叱之慧難曰生死業輪欲爲其本三界勞生愛以作根輪廻汨沒無有底止吾安能復襲斯愆耶親知志不可挽始聽脫白詣清凉山依覺成爲師孜孜學業罔敢懈怠金天

曾罹兵火燬其寺師勉令募造慧曰幻影浮光
須臾卽變已躬下事未能愜心吾安能爲塵務
增長無明耶天德間金主亮賜號宣秘大師鑄
印掌教臨終謂弟子曰昔伯夷餓死不食周粟
後世稱爲聖人故知身重乎利義重乎身君子
所以捨其輕全其所重也吾住山以來已事未
純徒爲僧務累狥輕而遺重其德虧矣爾曹勉
旃勿蹕吾陋跡也言訖而逝

金蘇達喇施喇者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內閑三

藏外徹五明久慕清凉文殊住處與弟子七人航海而來殞其三人還其三人惟備達施喇一人相隨凡六載始達臺山時年八十五矣每一臺頂誦華嚴十部禪寂七日不息不食每於定中見紫磨金城玻璃紺殿寶蓮香水珠網交輝功德莊嚴不可稱述後於靈鷲峯化去弟子佛陀闍維收舍利八合璀爛如寶珠持歸西土焉

金鐵勤院慧洪字子範因閱楞嚴一人發眞十方銷殞忽得悟入遂造河朔汝禪師陳所見汝

可之臨終作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金大定三年黃冠蕭守眞奏請與沙門角力上許之即名五臺法冲大師入京止昊天寺明日集於殿庭蕭能飲斗酒不醉謂冲曰沙門能飲乎如不能則出吾下矣冲曰吾能一飲十斛不足爲難但吾佛有戒沙門不得飲酒請加砒霜鴆毒於中我與若飲庶不犯戒若能之乎蕭曰

請沙門先之冲誦咒飮之即命蕭飮蕭不敢飮
冲曰汝出我下矣蕭猶大言矜高冲於地下畫
金剛圈咒之蕭不覺投入圈中汗下如雨不淨
流出帝勸師捨之冲曰若非帝前吾以金剛鎚
擊汝成虀粉矣由是金主嘉歎賜儀仗送至五
臺勅建萬歲寺命師居之無何即化去
元佛日圓明關西人禮中觀沼公爲師沼公頗
有禪行師從沼於患難中乞食奉養二十餘年
初無少怠沼將終師問曰某後當依何人了此

大事洽曰慶八十去後至燕之慶壽忽憶前識遂就中和老人叅扣久之有得一日和謂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與汝師掩耳而出厥後道風大振暮年入淸凉居華嚴寺常以偈寄寂菴英禪師曰舊來諸事付憨癡捱到秋來遠寄詩愛煞嶺雲閑似我臨崖撒手脫毛皮又曰毛皮脫寄寂菴子莫訝老僧瞳生死臨行一句舉向誰只有寂菴舊知已旋命畫師於丈室壁圖海雲蓊鬱之狀約以即日就工師謝不能乃悵然曰

今日不就不能待矣至夕泊然而逝

元僧正順尉州高氏子生而穎異志脫塵染依臺山壽寧用公座下薙髮旋受具足戒結廬深樹常作華藏觀一夕定中聞空語儆惕廓然悟入復頂戴華嚴經行住不捨世稱華嚴菩薩常建造華藏閣海水湧花花中坐毘盧金像巳身對像禪觀或三日五日方起皇太后三詔不赴授五路總管之職堅辭不受成宗幸臺山大加禮遇臨終門人法忍侍于師側稽首而問曰未

審師今向甚麼處去師喚忍闍黎忍應諾師曰虛空剖出一莖骨復書偈坐脫三日後出三昧火自焚收舍利無算建塔藏之

元信明字眞覺五臺清凉曈高氏子依本山洪公披剃年十四入講肆二十四受大戒解孟蘭等鈔名振叢席日誦大乘殊無少懈元主詔入殿廷賜坐應對稱旨授以僧統之職從慶壽海雲和尚咨決心要年六十九示趺坐而化

元僧文才字仲華隴西楊氏子博學能文纘輯

慧燈集釋賢首疏搆室松下人以松堂老人稱之成宗特旨建寺臺山賜額大萬聖祐國寺命師主席嘗出山林坐而忘歸弟子尋之三日始得大德六年唱寂闍維獲舍利百餘粒進呈上嘉之勅建塔本寺追封邽國公

元慧印字宏教關西張氏子少攻儒典長業釋藏始逾河東從普救月公學圓覺了義又逾河而南從白馬寺大慧國師學華嚴圓極之教復從栖巖益公學唯識等論二十二歲從五峯信

公受苾芻大戒於鄮陵二十四葛氏設百僧會請印充第一座遂名著講肆又從律師秀公講四分律二十五從心崖和公學明因等論二十八從大通驗公講華嚴疏三十厭遊乃盡屏所學居太行之阿修一相三昧七年方得根塵脫落皇慶元年承詔至京講經於安國寺乃歸山上賜紫衣香藥遣旌幢送至萬聖祐國寺以主法席至治二年英宗幸臺山師陪駕遊至南臺帝命師祈嘉應師卽入禪定帝見白光若水瀰

漫空際大士影像爍然光中帝傾信至道賜幣及玉文珠像七寶念珠詔陪駕至京於永福寺校正藏典事訖還山文宗朝命住承天寺授司徒一品銀印師固辭至元三年示寂壽六十七明璧峰禪師名寶金世稱金璧峯乾州永壽石氏子也母張氏好善有老僧授觀音像囑曰謹事之生菩薩見未幾峯生感白光貫室之異六歲依雲寂溫公剃落受具及長遍歷講肆忽歎曰三藏元談皆標月指如來心法果如是乎遂

秉所學謁如海眞公於稽雲晝夜精勤偶擕筐擷蔬忽疑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詰曰子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擒住曰道道師揮拳築眞仆之眞起徐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師由是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無數豈欺我哉

未生前事今乃知之亟見真求證真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真真於地畫一〇相師以袖拂去之真復畫一〇相師於〇中畫一畫又拂去之真總畫三十〇相師一一具盒真大笑曰參學悟道世豈無之能明大機大用者唯子而已遂授記莂且囑之曰昔無用和尚謂我云座下出三虎一彪爾其彪耶爾緣在北當詣朔方必宏吾道先是師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

曰此秘魔巖也爾昔居此何遽忘之後師北遊
五臺道逢蓬首女子身衣雖敝而五彩閃爍赤
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
入山何爲答曰一㘸不爲言訖而歿叩同行者
皆不見因就地建靈鷲菴以待方來僧俗聞風
數千里趨赴食堂每逾萬指至正間詔祈雨澤
師入京卽大雨帝贈千金爲飯僧費逾年復召
入値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勅賜
寂照圓明大禪師併賚以金襴袈裟令住持海

印寺洪武戊申詔赴京住大天界寺日接天顏
酬唱法義賜以紫衣金鉢及御製詩有元關悟
盡成正覺之句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别
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尚爲故紙吾何言
爲怡然坐逝荼毗得舍利無筭齒舌念珠不壞
門人收之建塔北臺外文岫山普光寺今名黎
峪寺師嘗製華嚴字母佛事梵音清雅盛行於
世

明大寶法王噶爾嘛烏俞藏人也道懷冲漠神

用莫測聲聞於中國永樂間太宗遣使西土迎之應名至京誥封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師性樂林泉輦轂之下恐妨禪業奏辭遊五臺上賜旛幢傘蓋之儀遣使衛送於五臺大顯通寺命中官楊昇重修其寺兼修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飾法王之居先是帝與師幸靈谷寺感塔影金光之瑞及師入臺山上思前瑞再幸靈谷默有所禱覩瑞倍前明年師奏疏別上入滅火化無遺物是年關吏見師適西貽帝所

賜玉玦囘奏帝驚歎追悼勅塑像於顯通法堂

明具生吉祥者中天竺迦維衛國人也洞徹三

藏自謂語言非究竟法乃入雪山習定十有二

年得奢摩他求證於嘎喇施喇尊者尊者可之

明初浮海來禮五頂所經諸國王臣敬畏緇素

風靡四易寒暑於洪武二年抵臺山駐錫壽安

禪林恆山之民翕然向化帝聞其卓行詔住蔣

山開化石城聽法雲集四方檀施塡門師悉以

濟饑寒八年春帝賜詩有談笑般若生紅蓮之

語十四年患足疾不能行勅醫療之師附奏欲歸五臺上疑其狂師白衆曰今將爲臺之行有能從我者乎有一弟子曰某能從師舉患足曰汝無遶脚安能從我乎至午盥沐跏趺而坐弟子請最後垂訓師舉念珠示之弟子曰和尚教我念佛耶師擲珠於地長吁而化荼毘後烟焰所及皆薰成五色舍利綴於松枝若貫珠然門人建塔於西林菴有示衆法語三卷并譯七支戒本傳世蒲菴見心復禪師爲銘其藏焉

明釋迦也施天竺迦維衛國人神通不測道行非凡仰曼殊之蹤來遊清凉永樂十二年至顯通寺冬十一月上遣中官侯顯名至京入大內免拜賜坐於大善殿奏對稱旨勅安能仁方丈制書慰勞賜予甚厚明年頒賜金印實誥封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亡何辭還五臺每一定七日乃起至宣宗尤加崇禮後於宣德六年辭歸西域焉

明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古庭堅和尚住

皖城浮山師往叩洞中機契後出世顯通寺僧
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雪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未審尋常
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
雨水農家好種麥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萬仙山（即金剛窟）轉身即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
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那個不然開眼
上樹特地喪家聲夢昇兜率未免揚家醜不動

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
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濬岳積而來瑯琊覺氷消
而去信脚踏翻琉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冬至
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烟
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
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會動着
渠一莖眉毛麽若也與麽見得便爾攝大千於
毫端廓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
老僧爲汝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

明孤月淨澄禪師燕京西河張氏子生時適二僧到門父請安名僧曰此兒非常應名清正父母亡後志求出家行至雙城子路逢僧爲落髮詢之即初爲安名者未幾遇五臺壽寧寺僧淸晉爲易名曰淨澄到山執務久之復趣古華嚴錬魔日夜遍樓一日疑滯頓開卽詣北京求證於廣恩月溪老人陳其所得溪樓數語不能對溪曰汝初得信念耳念叅狗子無佛性語至第三日忽然有省溪問曰汝連日本叅如何師曰

風淸月白溪一喝師掩耳而出溪可其悟處授以偈拂復入蜀飛雪山居三年旋辭衆叅圓覺法鑑和尚鑑甚重之後造廣福雲谷和尚座下掛褡雲問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雪消山岳露日出海天淸天順改元返淸涼代王延入內庭問道感白光襲室之異王大悅而師事焉復捐貲爲師建刹臺山華嚴谷額曰普濟後坐脫於本山有山居詩爲世傳誦

明僧德清號憨山居法雲菴即古彌陀菴神宗乙亥與友妙峰創造禪寮刺血研金書華嚴經至行願品偶隱几假寐見紺殿華臺諸聖影現清手捧梵筴長跪竊念梵書何能辨之乃聞高座唱曰有分別識無分別智識隨生死智會涅盤如是千百句梵文即變爲漢字後以所書納之大塔寶瓶中焉妙峰亦刺舌血分二分一分研朱書華嚴一分咒食施鬼神一夕閱經次患燈不明忽爾窓戸洞白如晝經盡乃已

明臺山龍樹寶印禪師親近大川洪和尚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沉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師初與楚峯玉堂同參隣行大川和尚授以讖曰向去三人載一車後至蛇溝三人同結菴而居遂成叢林蓋蛇溝俗名軍溝也將入滅預知時至說偈辭衆終於龍樹菴

明楚峯和尚初居秘魔巖十餘載不食㵎飲泊如也後參大川和尚聞火爆聲豁然大悟作偈

曰眼睛突出死柴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

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

明瑞峯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般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漚澄海諸佛衆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僧無明經叅問曰某於古德機緣每多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歷舉數則師逐一答之末云趙州勘破臺山婆子未審勘破在甚麼處師笑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經於此有省經復呈

頒師皆可之

本朝達喇嘛阿旺羅布藏姓賈氏燕京之西山人甫十齡父母送崇國寺爲沙彌十八受具幼稟趙穎庋越衆流番漢經書一目俱了順治癸巳

詔入都羅布藏與同壇五人攝齋受戒上士忽諦視曰烏俞上士赴

此中有一臺主人衆莫測所謂越七年果以兼通番漢膺選乘傳上主五臺總理番漢事務食俸臺邑康熙辛亥年逾七十退居頤養日以禪

誦課必長坐不臥業華嚴千部繙大藏一週癸
亥
聖祖西巡
御筆題賜爲清涼老人丁卯三月朔集衆告以大限遺
誡修持沐浴誦佛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七僧臘
六十九
賜金以營喪事卜塔于鳳林谷
本朝達喇嘛羅布藏丹具蒙古人入衛籍爲趙氏
居京師禮師崇國寺又嘗師土波沙門藍建巴

至清凉山居中頂及羅睺者數歲後又遠涉土
波蒙古國于其語音文字靡不通曉復自清凉
山歸崇國寺順治己亥僉舉其師住持清凉山
師亦於庚子掛錫玆山戊申攜瓢笠走口外祠
戒辛亥受鉢蒞衆葺經堂集雲水廣護人天不
分畛域康熙癸亥
聖祖西巡幸菩薩頂
獎賚有加嗣奉
命監修五頂精藍陳請菩薩大殿改覆碧琉璃瓦復自

山入都踧履鄭辛遂成勞瘵偃臥崇國
恩遣御醫調治歿後
賜金營喪龕歸本山建塔於鳳林谷世壽五十三僧臘
四十四

欽定清涼山志卷之十六